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梅协磕完第三个头，站起来，他双手合十再次念诵：“唯愿武汤保佑皇军行使上天对支那人的惩罚，让中国的各方百姓明白，听从我们的教导，让东亚共荣像草木一样滋生繁衍，让天下民众乐于享受天皇赐予的生活！”

礼毕，他端起酒杯举空一让，随后将杯中酒洒在供案前，然后端起另一酒杯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喝完，转身对贾勋哈了一下腰，恭敬地说：“贾勋君，

19 赵玲遇险

请在殿外静候片刻，我还有几句心里话向先祖诉说。”

贾勋步出庙外，回身看梅协在庙内来回走动，查看四周，并用刀鞘敲击地面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梅协出来后，庙外的日军早已并排站齐，梅协站在队伍前方，随着小队长一声令下，十几杆枪朝向天空，啪、啪、啪……三排子弹射向北方天空，向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汤王表示敬意。

在一旁的贾勋猜测，梅协可能真是商汤的后裔，但梅协的虔诚举动好像是在借助汤王的什么神力。他真是猜不透。贾勋更想不到，梅协此次隆重祭拜，让他落下了卖祖求荣的罪名，并且伴随其终生！

每年夏秋两季，赵玲都要去看望恩公贾勋。夏天麦收时，送的是碾转。过去的乡下都少不了碾盘，每到麦黄时节，乡下人将快熟的麦子放在笼上蒸熟，然后搓去麦皮，在石碾上碾成细条状，可炒可调。这种独具风味的时令小吃贾勋很爱吃。秋收时，赵玲送的是嫩玉米和嫩花生。今年夏季，贾勋让人捎话：“兵荒马乱，不要再送了。”这不，又到秋收了，赵玲觉得还是应该去看看贾勋，赵玲跟爹一提，爹很干脆地说：“该去！我也去买点药！跟闺女一块儿去！”

赵沟村人去偃师县城，大多骑个毛

驴，比如赵玲家，爹在前面牵着驴，闺女斜坐在毛驴背上，看着都很别扭。这回，赵玲对赵父说：“爹，今天咱套个车去吧？您也可以坐上啊！”

赵父想了想：“中！让爹也享受一回！”

赵家有铁轱辘车、木轱辘车各一辆，骡、马、驴、牛各一头，木轱辘车轻便些，就用骡子驾辕向偃师县城驶去。赵玲去县城的路线与杨春不同，因此，赵玲与杨春他俩就错过了碰面的机会。

到了偃师县城，日军明显多了些，有四匹马拉着炮车穿街而过，有日军皇协军不时在街上巡逻。看见日军，赵玲就本能地低着头，不敢看。

骡车进了和平门，到了东大街万春堂药店门外，赵父让车停住，把缰绳递到赵玲手里，进了万春堂。赵玲坐在车上头低着，眼睛看着脚下的那片地儿。正在她低头害怕的时候，突然感觉有人拍了一下她的肩膀，吓得她猛一抬头，见是个日本兵，赵玲叫了一声“妈呀！”打了个激灵。

“你的赵沟的赵玲？”日本兵开口说话了。

赵玲点了点头，一看跟她说话的日本兵左耳朵正中有个窟窿眼儿，这个人她见过，去过她家，心里就有所放松。

“你的什么的干活？”日本兵又发话了。

“看……看俺恩公，不是，来看贾司令！”赵玲紧张得有些结巴。

木村看看周围没有人，此时贾勋、梅协都不在县城，赵玲又美丽动人，他就开始动歪心眼儿了，故作和蔼地说：“那走，贾司令的见见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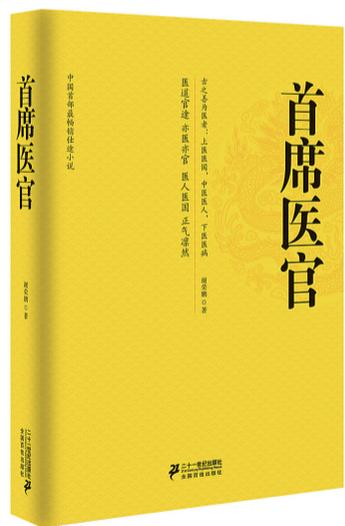
“不！俺要跟俺爹厮跟着！”赵玲当即拒绝。她说的“厮跟着”，是偃师话，一起、一块儿的意思。

木村没有听懂这句话，但知道她不愿意。木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就动手拉赵玲，赵玲歪着身子奋力挣脱，木村就用劲撕扯，赵玲抗拒不过，一边大声叫着“爹、爹”，一边一歪嘴咬住了木村的手。木村啊的一声松开手，随手扇了赵玲一耳光，骂道：“八格牙鲁！”血从赵玲嘴角流了出来。

此时，正在万春堂付药钱的赵父听见门外闺女的喊叫声，连忙跑了出来。看见闺女被打，疯了一样冲上去，一下把木村推翻在地，喊道：“你为啥打俺闺女？”一副拼命的样子。

躺在地上的木村，哪儿受过这等委屈，他掏出手枪，啪的一声就向赵父打来，子弹正中赵父的小腿。赵父扑通一声跌坐地上。“爹！”赵玲大叫着从车上跳下，扶起父亲大声哭起来。血从赵父的腿上流了出来。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邵海波擦了擦脑门上的冷汗，小心地问：“冯厅长的病好点没有？”

“奇迹！简直是奇迹！”张仁杰放大了嗓门，“冯厅长的病，已经好了大半。海波啊，好好干，像曾毅这样的人才，以后要多为我们医院引进，下次开会，我准备提议由你来负责这项工作。”

邵海波一听，差点滑倒在地，这么说自己的一职非但不会撤，反而是要进入院级管理层了？

从门诊大楼穿过去，看到这一幕情

14 冯厅长康复

景的医生护士全蒙了。院长一大早就站在门口望穿秋水，大家以为是在等候某位重要领导呢，原来是在等邵主任。不会吧，听说院长昨天当众发火，要让邵主任到急诊室去报到，难道那传闻是假的？

邵海波昨天一晚上没睡好，张仁杰又何曾合过眼，他整晚都在琢磨着要如何才能挽回冯厅长对自己的不良印象。

本来自己错割了冯厅长一刀，想弥补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呢。昨天又干不该万不该，急于抢功说错了话，以至于让冯厅长误会了，现在能在冯厅长面前说上话的，好像就只有那个曾毅了。可曾毅只是个实习生，随时拍拍屁股就能走人，根本不受自己这个院长的约束。再说了，自己跟他也没那么深的交情，人家未必肯为自己讲话啊。

想来想去，张仁杰就想到了邵海波。邵海波是曾毅的师兄，自己对他好，那就是对曾毅好，只要那小子不糊涂，应该知道怎么办。打定了主意后，张仁杰便早早地来到医院，就等着邵海波来上班了。

推开特一号病房的门，就听到了冯玉琴的笑声，此刻她容光焕发，和昨天那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比起来判若两人。

看到张仁杰进来，冯玉琴的脸又拉了下来。

张仁杰一看冯玉琴的脸色，就知道

情况不妙，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：“冯厅长，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，医院已经决定给曾毅大夫转正，并且享受专家待遇。这几天，就让他留在这里，专心照料冯厅长。”

冯玉琴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曾毅的去处，就不劳张院长费心了，我已经有安排了，明天他就到卫生厅的专家医疗小组报到。”

张仁杰啊了一声，他很吃惊，这小子的命也太好了吧。省卫生厅的专家医疗小组，岂是一般人能随随便便进去的？

李正坤这个“御医”，是专门负责给中央领导看病的，而南江省卫生厅的专家，就是南江省自己的“御医”，负责南江省副省级以上领导的保健工作。能够有资格进入这个专家小组的都是千挑万选的“真金”。

南江省的医生，哪个不是挤破了脑袋想进专家小组？因为这除了是对医生医术的肯定，还有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天天跟领导们接近，前途还能差得了？

曾毅明显有些意外，此事冯玉琴可没讲过，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就成专家了？他连忙推辞：“这不好，这不好，我人年轻，又没有资历，怕是……”

“我说行，那就行！”冯玉琴打断了曾毅的话，“年轻怎么了，没有资历又怎么了，要是只讲这个，那专家小组干脆办到

养老院里算了。”

“对的，对的！”张仁杰连连点头，“冯厅长目光如炬，要论医术，我看咱们南江省也很难找出几个能比曾大夫还高明的了，进专家小组，那完全是够资格的。曾大夫，你就不要推辞了，千万不要辜负了冯厅长的关爱啊。”

曾毅还想推辞，但看到邵海波一个劲朝自己摇头，他只好把话收了回去：“我就怕自己到时候做不好。”

“能不能做好，那得先做了才知道。”冯玉琴躺在床上，“这事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你就去报到。”

张仁杰心中羡慕，省院上上下下有几百位专家，但能够入选专家小组的，也不过四五个人而已，就是他这个院长都没能入选。

曾毅只能先接受了：“谢谢冯厅长！”

“你治好了我的病，我还没谢你呢，以后不要这么客气，叫我冯阿姨，或者冯姨。”冯玉琴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一半是嗔怪，一半是亲切。

冯……阿姨？

张仁杰的脑子里像是被人引爆了一颗炸弹，轰隆直响。冯玉琴一向严厉，不苟言笑，是卫生系统出了名的“铁娘子”，平时大家想见她一个笑脸都难，什么时候听她用这种亲和的语气跟人讲过话啊，这绝对是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！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